

嘉定鎮江志

嘉定鎮江志卷三

風俗

晉殷仲堪作季子詢記云英風添俗令德在民唐劉禹錫  
和李衛公北園詩云風俗秦伯餘衣冠永嘉後季深巧引  
舊經亦云本秦伯之化有疎避之風至今士大夫崇靖遠  
尚風氣下達民庶亦備理樂業而不好競封內如中古焉  
世遠以京口為用武之國而論風俗者率援隋志關力之  
戲為證大率折推鋒執戈衛社固忠臣志士所期自奮者  
而概指關力之戲為風俗若將陞之則不可今師帥之居  
曰靜治曰坐哺曰道院嘉與邗人相安於簡靖而有能崇  
教化以護養之□□哉 齊志京口曰宋氏以來桑梓帝  
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 隋志京口一部會其人並習戰

號為天下情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開力之戲各料強弱相  
敵事類講武 唐韓滉鎮浙西以賦非牛馬不嘯結乃築  
厝牛以絕其謀設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以其材燔置館第  
又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 李德裕觀察浙西玩於布  
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南方信讖巫惑鬼怪父母  
屬疾子棄不敢奉使俗欲變其風擇鄉人肯職者諭以孝  
慈大倫志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教違者願真以  
法數年惡俗大變除淫祠十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  
寇無所愛蔽天子下詔褒揚 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財  
無厭以天子誕日請以泗州置僧尼戒壇以邀厚利江淮  
間民皆曹輩奔走德裕劾奏云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  
意在規避王佞影庇竇匡臣於蒜山漫點其過者自正司

以來一日百餘人叱到誕節計江淮以南夫六十萬丁壯

不為細變有詔禁止

按本所善照寺乃自泗州移供白木  
善友者紛然意各源流北時然身衛

公龍碑所軒之又不得蘇山而北數十年來江惟之民乃  
建蘇山而南總於表衛限由來善友以白多至惟蛇避王

俗又紐坊索人之衣於外以資給游  
十又白為森刊街公有鬼龍無遺浪乎 會要長慶三年

德裕奏應百姓厚莖及於道途或陳祭奠及音樂等闕

王編吐平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奠相矜器備借

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祭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利息自

辨主業儲蓄以之皆空習以為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

此之由今百姓等走其祭奠並不許以金銀錦繡為飾及

陳設音樂其奠物涉於僭越者勒毀除訖結社之類任充

死亡衣服糧食等用代以風俗之弊誠宜改張緣人心同莫

有循守變知變革尋則讓違臣今已施行人猶知勸若後

人不改風化必清 竊歷二年老州等屠說言水可愈疾  
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  
行苦致病者不敢近葦血危老之人率多死水斗三十千  
取者益他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誑百姓渡江日數十百人  
德故嚴勒津道補絕者具奏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  
事皆妖妄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  
益黎甿 通典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長淮大江皆  
可拒守未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遠離多所萃止藝文儒  
術斯為之盛今雖閩閩賊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  
頌謝之風扇焉襄子祀於潤州士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  
人好用敵自未嘉南遷斯為帝鄉人性禮遜謹好嫁喪  
葬雜用周漢之禮

攻守形勢

齊志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馬耳使水道入  
通吳會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為京京城因山為壘望  
海臨江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 吳孫權亦為入  
并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  
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卽閘 獻帝袁秋云劉備至京

謂孫權曰吳此去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

屯京乎權曰林陵有小工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

軍當移據吳先都京後都建鄴京口亦謂之京 黃初中

魏人來寇曹丕出廣陵臨大江兵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

使諸將謀以拒守將軍徐盛設計自武昌至京口烽火相

望廣陵京口對岸吳時陸界狹長江之外非其所有故  
公江守備持嚴考吳志載吳劉備却賊生曰降人以拒

至山... 古一... 為... 因... 越... 驚... 詔... 舊... 得... 後... 之... 見... 識... 整...

子來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防其越逸斷賊糧道  
然後靜蹙來口清望以待賊攻城不攻野無所掠不百日  
必自潰矣嗚呼以爲然及陶侃爲盟王鑿率衆建江與侃  
會于苕子浦會王野集津戰不利鑿與後將軍郭默還丹  
徒立大業曲阿反亭三壘以拒賊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  
卜之兆默害迫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約以爲大業  
京口之行一旦不可賊方北而前勸鑿退還廣陵以候後  
衆鑿肯納不忘將敵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  
興整達李陶追斬之得男女萬餘口時賊帥聚衆數千浮  
海抄東南諸縣鑿遂城京口率衆討平之度亭在丹陽  
縣東與常州武進分界昔係權解虎傷馬之地韻書度音  
且拉反吳中亭名

大業在丹陽縣界蔡謨領徐州刺史闕石車



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棟緣海諸縣朝廷以為憂謀遣徐元  
等守中州募得賊太白船者常布十尺小船百匹是時謀  
統七十餘人所伐木至上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

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

土山與  
赫山相

為江東要南嶺都督治白木五十四所  
如七氣五則張漢鎮京口之地皆可起

劉牢之伐王

恭鎮京口時楊俊期立元將兵逼京師牢之率北府之衆  
馳赴京師次于新亭元等受詔退兵牢之遂鎮京口 隆

安中徐思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萬樓船十艘建康震駭  
牢之未討自山陰使劉裕由海暨來援裕兵不滿千人涉  
連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關志思率衆鼓譟登蒜山居民  
皆荷糧而立棧率所領奔擊大破之役遂赴水死者甚衆  
思依側僅得還船浮海北走郁州裕又戰大破之 元興

初劉裕破盧循何無忌潛勸裕於山陰起兵討之元土素  
北靖曰不如待其已蹙於京口圍之裕從之劉邁弟毅家  
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之無忌告裕遂與毅定謀裕託以  
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  
傳詔暇稱敕使徒眾隨之即斬五將以徇眾推劉裕為盟  
主總督徐州事以立起為長史守京口義軍斬元統將吳  
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皇甫敷元大權使立謙屯東陵裕  
與毅等進突謀陣軍大潰元走裕入建康屯石頭城何  
無忌為盧循敗於尋陽劉裕方北伐至下邳聞之慮京邑  
失守卷甲兼行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裕至建康募人為  
兵治石頭城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裕屯石頭諸將各有  
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辛丑徙謁京陵大赦三月乙丑  
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謀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  
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土風淳壹苞總形勝蓄隄名都  
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遠回軍民徙散歷王  
廕宇不逮往日望基舊鄉地蕪蕪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  
可蒙諸州樂移者數十家給以田宅并蠲復高祖遺詔  
京口安地去都邑甚遠自北宋室近戚不得居之劉延孫  
與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役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  
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遠之於黃陵廣陵與京口對  
岸欲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授延孫  
齊永泰元年王敬則反邱仲孚為曲阿令敬則前鋒奉至  
仲孚謂丈民賊乘勢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壯船艦整長

尚求馮濟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  
濟矣敬則軍至值清細果預兵不得進五月詔左與盛劉  
山陽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固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  
備京口致敬則急攻與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  
圍不開文死戰胡松引騎兵定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  
敬則軍大敗 隋軍濟江陳瓊軍將軍樊毅瑁僕射袁憲  
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及須玩卒數千金翅二百部下江  
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瑒將成從其議舍沈文  
慶等寢隋兵消息毅遂不行

詳見  
魏誌

唐劉長之叛江淮都

統李從山與副使閩州刺史韋僕漸西節度使僕令儀叱  
京一辰素育成名取軍嚴整淮東節度使鄧景山為辰軍  
所擊夜清長引兵入黃陵李闢北固為兵場梓木以塞江

口畏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多張火鼓若將趨北固者  
如是累日李悉就兵守京口以待之晨乃自上流濟襲下  
蜀犯潤昇上元二年正月田神功使范知新等將四千人  
自白沙濟西趨下蜀自將三千人軍於瓜州濟江辰將步  
騎萬餘陳於蒜山神功以舟載兵趨金山會大風不得渡  
還軍瓜洲而和新等兵已至下蜀辰遂敗 李希烈之亂  
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毀道佛祠  
修瑞壁起建業於京峴樓相望以為朝廷有永嘉南狩  
事造樓船三千艘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中浦乃還時陳  
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總兵臨金山與  
少游會焉 中浦在常州江陰界連江以春中所封之地  
得名 南唐盧瑋畫策諷後主上疏陳京口至湖壁數要

街之地宜立柵屯戍廣設備禦利害數十事陳奏因表為  
本院承旨使督百卒任所陳利便經營制置頗見幹績俄  
轉松江踏營兵馬監押兼巡檢緣於是召募士卒少年使  
於舟楫仰習水道者得馬雄等數十人立為偏裨校使督  
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部分次序進禦退轉  
旋運如飛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長復試  
之可仗行逆流蹈巨浪累於海門遮獲越人船舫百餘艘  
監數萬石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後授凌波軍  
都虞候及王師攻秦淮口水柵緣數引戰粹破之江南諸  
將忌鋒功名出已既後主遣鋒出援丹陽緣自金陵率所  
部舟師八千計百艘為八字列陣而行突圍曹彬等議緣  
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舍舟登岸麾兵三戰越人三北

其國遂解乃以為潤州節度使 開寶八年九月王師初  
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時衛都虞候劉澄舊事潘  
師國主尤親任之權為潤州留後及吳越兵至國主奔命  
澄緣白金陵來救吳越兵少却鋒方入城圍復全平潤州  
李煜欲出降陳彥休洎以為金湯之固未易取劉平始謀  
遣使入貢求緩兵九年正月曹彬遣郭守文以煜未歸  
建炎三年二月癸丑金兵至瓜州詔以呂頤浩為資政殿  
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又命奉國軍節度劉光世守鎮江府  
丁巳頤浩除孫書以精兵二千回鎮江節制劉光世以下  
擇瓜洲渡 九月江浙制置使韓世忠駐軍江陰軍報請  
以鎮江隸世忠而常蘇固山諸處控扼官軍並隸帥營使  
司二日善 四年四月兀朮入寇回至鎮江韓世忠已提

兵駐揚子江焦山以遠之時敵求數萬世忠戰士才八千  
敵遣使與世忠約曰會戰世忠募海船百餘艘進泊金山  
下仍植一旗書姓名衣其上世忠預命工檣鐵相聯為長  
練貫一大鈎倘校踏軍之強健者平且推千舟驟而前比  
合戰世忠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炮一艘則曳一舟而  
入敵不得渡復遣使溯運所探及獻馬五十世忠不聽時  
捷殊所遣之兵在儀真江之南北兩岸皆敵求而世忠據  
中流與之相持敵以輕舸絕江而遁世忠曰窮敵勿追先  
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未必登北望我虛  
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遣  
人於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繼出  
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超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



騎者依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而馳馳得  
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术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敵所遺  
輜重山積又復龍虎大王舟千餘艘 紹興八年五月樞  
密副使王無措置江淮遂移張俊下張宗顏將七千人軍  
淮西巨帥口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  
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以劉錡軍鎮江為江左根本 三  
十一年金兵號百萬犯瓜州淮南制置劉錡退屯鎮江  
而錡病已劇李橫劉汜等不利上以御營宿衛使楊存中  
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  
有車船二十四艘敵已瞰江恐臨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  
同淮水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稱相與臨江按拭命  
戰士臨車船徑趨瓜州將地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

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來相顧駭愕曰南軍有備如此  
遂殺亮而進師

嘉定鎮江志卷四

田賦

屯田

三朝史志云江淮兩浙水備制皆有屯田免稅後多賦與民輸租弟存其名則其來久矣 紹興元年二月己巳詔遣吏部郎官益都仇恂往鎮江府究之帳之實上謂軍執曰劉光世一軍司費粟給萬數如此宜速為屯田之計祥

符圖經載丹徒丹陽金壇地陵四縣屯田凡大麥一千一

百二十七石 丹徒縣五百五十九石丹陽縣八百七十三石

麥六百三十九石 丹徒縣二百五十六石丹陽縣二百七

石 丹徒縣一千九百二十石丹陽縣一千九百八十八石

石 丹徒縣一百一十八石丹陽縣一百一十八石

足麻皮一十四斤又租麻皮七千五百二十斤大麥五百

四十九石小麥二百八十八石以上八邑皆出丹徒縣又穀米

一萬四千二百一十三石丹徒縣二千八百二十一石全

蘇州府蘇州府四縣以據總數尚餘三千七百七十八石錢二十六

貫丹徒縣七百全鹽縣七百七十七今丹徒丹陽金壇三縣元

管屯田一十六萬一十六百五十畝不計租米二萬三

千一百十三石除已佃外尚有未佃之數丹徒縣元管一

十五畝租米二千八百一石今已佃四萬二千二百八

十九畝租米二千六百三十石餘米四萬陽縣元管五萬

八十四畝租米二千五百六十六畝租米六千九百四十九石今已佃

三萬一十五畝租米六千一百五十九石今已佃

金壇縣元管一十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一畝租米一萬二千九

一萬一十七石今已佃四萬一千八百一十一畝租米

十六石餘米四三官莊營田乾道庚寅三縣營田稻子共

一千八百四石今丹徒縣營田夏料八百五十一石

秋料

仙錢

子

五

百

八

十

六

百

丹

陽

縣

營

田

夏

料

錢

九

十

六

百

七

冬

二

百

九

秋

料

錢

四

十

九

百

四

十

八

百

仙

金

壇

縣

營

田

夏

料

錢

六

百

二

十

九

百

大

秋

料

錢

一

十

五

百

二

十

二

百

協

全

丹

徒

縣

營

田

夏

料

錢

八

百

四

百

大

秋

料

錢

十

百

千

二

百

三

八

十

丹

陽

縣

營

田

夏

料

錢

二

十

一

百

九

十

六

百

秋

料

錢

四

百

三

十

八

百

十

六

石

金

壇

縣

營

田

夏

料

錢

六

百

二

十

九

百

十

九

百

四

十

六

石

金

壇

縣

營

田

夏

料

錢

六

百

一

百

三

十

石

秋

料

錢

一

十

一

百

四

十

二

石

協

### 軍營

建炎間揚華揚太最為劇盜太平初為么故曰揚么其後  
張俊岳飛平之收伏揚么等敗殘之軍無所歸着遂以逃  
荒之田令其力農時號揚么子軍因名軍莊後軍兵撥附  
大軍其田召農民為之耕種今東西兩莊共田七千六百

一十四畝蓋監莊一員專委縣尉提督莊課每歲夏秋二

評檢收檢放不足來莊定料小大田六百五十三畝秋料四

二十七畝長田一百六十二畝西莊夏料八畝秋料四

一畝秋料田七十三畝每畝田六十五畝

職田

丹徒縣夏料一租石一百六十三兩大畝秋料十租石一百一丹陽

縣夏料百租石一百八十二兩秋料四租石一百一金壇

縣夏料小租石八十三兩秋料一租石一知軍府事丹徒

縣石租米三十一兩五十八兩三丹陽縣米租石一百四十六石通判

南廳丹徒縣七租石一金壇縣一租米一百通判北廳丹徒縣租

二十一畝小丹陽縣租米八鈴轄丹徒縣租米三丹

石租米一百一丹陽縣租米八鈴轄丹徒縣租米三丹

陽縣租米一百一金壇縣租米一石一丹陽縣租米一石一丹

陽縣

小縣

宋一十九石

租金壇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教授丹陽縣

宋七

租金壇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陽縣

宋一十九石

租金壇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徒縣

宋一十九石

租金壇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徒縣

宋一十九石

租金壇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徒縣

宋一十九石

租金壇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監稅東

丹徒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西

徒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徒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徒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徒縣

宋一十三石

租節

丹徒縣

宋四石

租推丹

丹陽縣

宋一石

租

石

三十監務 米小 三十八石 祖 西津 巡檢 十祖 米二 石丹陽 縣十祖 米一

金壇縣 十祖 米三 固山 巡檢 六米 一祖 十米 小 米一 石十 大港 監鎮 十祖 米一

一石 米 金壇縣 百社 四米 一丁 兩監鎮 七祖 米 石 金壇縣 十祖 米 五丹陽

知縣 石 系 二祖 米 十六 九 十 米 七 縣 五 米 二 石 祖 十 米 八 兩 十 米 一 十

簿 米 二 十 八 兩 祖 縣 尉 石 系 二 十 四 兩 十 米 九 監 務 十 祖 米 三

經山 巡檢 七 祖 米 延陵 監鎮 十 祖 米 四 石 延陵 巡檢 米 八 兩 十 米 三

壇縣 系 一 九 十 石 兩 金壇 知縣 米 一 步 五 十 一 石 祖 縣 丞 石 十 步

二石 祖 米 一 主簿 米 八 十 石 祖 縣 尉 米 四 十 八 石 祖 監 務 米 十

百二十 石 祖 米 一 主簿 米 八 十 石 祖 縣 尉 米 四 十 八 石 祖 監 務 米 十

一十 石 祖 米 一 主簿 米 八 十 石 祖 縣 尉 米 四 十 八 石 祖 監 務 米 十

四十五 石 祖 米 一 主簿 米 八 十 石 祖 縣 尉 米 四 十 八 石 祖 監 務 米 十

嘉定鎮江志卷四



嘉定鎮江志卷五

土貢

舊地理志潤州土貢杉羅水紋魚口鱗葉花紋等綾大麻布竹根黃栗代牛山銅器鱔鮓元和郡縣圖志開元貢雜藥紋綾賦絲紵布通鑑興元元年并鎮海節度使韓沔遣使獻綾羅四十種詣行在元和郡縣圖志正元以後觀蔡使王偉李琦相繼兼鎮監鐵使務其進奉與楊蓋相比元和以後稍革之潤州類集有羅隱鎮海軍所貢詩歌宋時詔浙西上造銀盃鞋具二十事時李德裕判潤州兼觀蔡浙西奏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金銀不出當州皆項外虞迴市昨奉宣令進盃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復製造上供昨又

奉宣旨令進絁具二十件計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令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令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深憂不追時准赦不許進獻諭司求貢使者相繼德裕訴而詔之時又詔浙西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口幅盤條絁綾千疋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白鳳氈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元宗時使者師江南捕鴈鷓翠鳥倪若水言之即見袋納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且立鶴天馬盤條綉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費用千疋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絁元帝罷輕織服致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即二祖宮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 袁守記湖州貢方紋綾水波綾羅綺縠 神宗朝王叢叟奏臣伏以陛下

即政之初宜示儉濤為天下先臣竊知四方貢獻甚有非  
國朝舊例出於濫增而創起者所在不能無擾如定州之  
花紋初州之花純臣所見而知之者契州之細花羅澗州  
之大花羅臣所聞而知之者臣見聞之所不及若此類必  
多代望詔旨傳貢庶或儉朴之風以隆盛德 紹興四年  
十一月辛卯上謂軍執曰韓世忠近得鱒魚鮮朕戒之曰  
艱難之際朕不厭菲食當立功報朕而貢口味非愛君之  
實也己却之說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此諸將敢不用  
命三十一年十二月壬戌上謂軍執曰前日過平江府守  
臣進洞庭柑却之今過常澗而即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  
罷也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獻之郡必競為奢侈  
有過於柑子者夫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城陛下盛德

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

時上親往四白鎮江憲謹擇曰

之亦非過年以意欲為要物則至故猶五卯之連科年位  
始於不承後十代紹末昭益味校於州五年者春延  
十百言而後起詩無字可味之  
吳帝常中興年已前古法也 今歲貢綾十疋羅十疋大  
襪銀五百兩聖節銀三百兩羅三百疋絹三百疋

錢監

錢監治所

唐會貨志銀銅鐵錫之治一百六十八陝宜澗饒衡信五  
州銀治五十八銅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開元  
二十六年宜澗等州初置錢監大寶十一載揚澗宜鄂蔚  
錢監皆十

寬賦

晉武帝紀寧康二年詔晉陵連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  
租市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

時晉陵郡  
止治丹徒

宋文

帝紀元嘉四年詔賜丹徒今年租布元嘉十七年詔前所  
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租種子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年有  
不收處部原之凡諸逋債優量中減元嘉二十一年詔凡  
年穀稼傷竭淫元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兗  
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之元嘉二  
十六年詔使丹徒縣備舊今歲租布之半元嘉二十六年  
詔曰京口聲祥自古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  
并蠲復孝武帝紀孝建元年始琛南徐州臨民祖大明五  
年夏四月戊戌詔南徐兗二州去歲水潦傷年民多因窶  
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前廢帝紀大明八年冬十月庚  
辰原除揚南徐州大明七年逋租齊高帝紀建元元年詔  
長蘄南蘭陵租布武帝紀永明四年五月癸巳詔揚南徐

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市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  
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疋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明  
帝紀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詔南徐州僑舊民丁多无戎旅  
蠲今年三珠梁武帝紀大同十年三月甲午與駕幸蘭陵  
謁建陵辛丑至脩陵壬寅詔曰朕自違泰禘五十踰載今  
因行小閼始獲展敬園陵故鄉老少接踵遠至可加頒麥  
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因作運舊  
鄉詩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來迎候者  
少長數千人至奏錢二千按天監元年改南東海為蘭陵郡則寫津所改正是京口  
陳宣帝紀大建十二年詔元早傷農畿內為甚其東海等  
十郡積年田稅課賦並多原半其丁租半中至來歲秋登

按陳末定二年廢南  
蘭陵郡後為東海郡

唐會要正元八年八月詔今京兆

少尹韋武往揚楚廬壽滁潤蘇常湖等州宣撫應百姓困  
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撫使賑給死者及加賜物在官為收  
款理瘞其田苗所損委宣撫使與所在長吏速具陳奏災  
傷之後切在撫綏食貨志未泚既平府藏盡虛儲道常賦  
之外進奉不思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  
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憲宗紀元和二年十  
月己卯免潤州今年歲稅通鑑元和二年十一月李錡誅有  
司獲錡家財輸京師裴洎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借修刻剝  
六州之人以富其家陛下問百姓無告討而誅之今犖其  
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  
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紀元和四年十一月  
癸卯朔浙西鹽潤常州旱饑賑米二萬石會要元和六年

十月詔諸道部園練使足修武備以靜一方而別置軍額  
因加火練亦既虛設頗為浮費潤州鎮海軍使額宜停所  
收使以下俸料一事以上各委本道死代百姓缺額兩稅  
崔師本傳為浙西都園練觀察使料民等第籍地畝瘠均  
其征賦一其徭役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輸之  
淳化五年兩浙轉運使曾致允言去年湖州督稅及程蘇  
常潤皆有逋負請行賞罰以勸懲之太宗以刻薄之政皆  
佞吏所為又江浙湖年水災蘇常潤尤甚七月丁卯詔致  
允信加安撫不可擾擾民或失所罪有歸焉憲程曰財賦出於民者  
也聖司當郡縣替之難縣替之民民力其困矣致允以替  
賦信新舊及官火天下下替下已其請且成之曰民或  
免所稅有歸焉或賦之利不會安咸平元年十一月兩  
浙轉運司請出常潤州原米十萬石派輜從之長編咸平



五年十一月左藏庫監官郭守素言淮南昇潤州紬絹備  
高望不給冬服留充郊祀賞給可獲數倍之利上曰朝廷  
方寧大慶宜便視小利也罷之寶錄政和三年三月甲戌  
詔潤州升徙丹陽兩縣災傷放稅及七分以上常平賑貸  
在法至三月終罷緣今歲有闕田事必晚飢民可闕與展  
至四月紹興戊寅守臣秘閣鄭作肅以丹陽縣舊隸湖占  
民田數十頃未嘗蠲除二稅奏蠲之三縣合納布五舊每  
歲折估增多民以為病紹興間湯暉舉為兩浙運使奏請  
一依戶部經界所定每斗折錢二百三十布每疋折錢  
二貫三縣合值時家稅總為錢三十餘貫被擾者數萬家  
淳熙中守臣秘閣耿秉下蠲之而代以公帑之贏民至  
今思之三縣合納大小麥每開場時折估錢增一歲嘉定





公田租稅皆歸之國公田者十有六萬八千二百二十八  
石有奇已準制舊則又減其半德祐元年罷公田復茶  
鹽布船法如故賦稅悉歸之民人頗心採之人  
怒吾采估道中亦因隙如爲違事邑急人人頗心採之人  
二爲官似道來國以交多行不恤之政氏甚苦之如買公  
田之茶鹽布如法又其甚者先帝初冲居簡軍國種所弄  
制其害乃至于民民國使吾與嗣君坐受其偶與官及  
此而後何進似通明正其罪其詔有罷公田復茶  
鹽布船法如故賦稅悉歸之民人頗心採之人怒吾采估道中亦因隙如爲違事邑急人人頗心採之人  
均役

郡當衝要士齊民貧信使往來差調繁重所責役簡勞均  
逸并應辦國信往來合用般檣禮物人夫不踰二千人係  
丹徒縣官差撥坊郭人戶充應然坊正縣吏不問費用人  
數多寡過於諸坊排門差撥閭巷駭然守臣待制史彌堅  
籍定在城七坊及江口鎮戶口姓名圖爲住止內從例全

充較墮人計七十百三十八戶以嘉定八年北使回程  
為始照合差費數每遇應辦止於一坊差撥或一坊人數  
不足然後差及兩坊若一坊人數尚多差使未過直候再  
有應辦以本坊差盡蕪度然後及以次坊分上輪下次固  
而後始居民始獲安跡舊例保頭管夫十名隊頭管五十  
名以本坊之殷實者為之坊正一名以本縣合千人為之  
凡保頭隊頭皆隸焉上下相維此固無害然隊頭初無輪  
定資次一番差使則坊正借公行私指射惟急乞取滿其  
所欲然後別行指差夫坊既有正熟知保伍隊頭職事可  
勇無之美苦別立隊頭重為民擾自今未免差撥在官既  
有責辦於民實為利益焉

夏稅

編袖綿按許載吳唐拾遺錄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與版簿定租稅畝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一貫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計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丁口課調亦料錢宋齊邱時為蜀外郎上言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料鑿可得也無與販以求之是為歎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疋市賣五百紬六百綿每兩十五齊邱請絹每疋槿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疋足陌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堂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邱致書于徐知誥知誥行之至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通鑑載於天祐十五年祥符圖經載四縣夏稅絹二千六百四十二疋



縣三貢 今丹徒縣夏稅 新二十二石 一千一百 八十八石 丁新 八石

二萬二千五百 五十一石 三兩 五十五石 二萬 四百九十石 六萬 九千

千二百五十九 八石 二萬 一千 四百 三十石 三萬 三千

丹陽縣 四萬二千 九百 九石 五萬 六千 九百 九石

五百九十八 七石 三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五萬 六千 九百 九石

一萬三千 四百 一石 二萬 一千 一百 一石 三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七千 六百 一石 二萬 一千 一百 一石 三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石七 秋稅

祥符國經載四縣秋稅 秋米五萬 二千二百七十三石

縣二萬 一千 一百 一石 二萬 一千 一百 一石 三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四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二萬 一千 一百 一石 三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九千 二百 一石 二萬 一千 一百 一石 三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石二十 延一 九百 九石 七千 六百 一石 四萬 二千 一百 一石



十八百五十三石二丹陽縣二百八十二石五百五十五石

八石無鹽米二萬四百九十六石七石六石

十六百四十七石四石五石三石二石

藤五萬一千六百六十石

百二十石

布六千三百八石

一十三石

今三縣秋稅除經界逃閭等外粳米一十萬九千六十

七石糯米六千五百七十八石豆六千二百七十七石布六

千八百五十三石

二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九石

一十八石

欽本四萬四千七百一十一石  
 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石  
 八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三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七千九百一十一石  
 和買

咸平二年戶部判官馬元方建言方去民間之絕請預給  
 軍錢約至夏秋令輸編於官詔下其法於諸路率一緡給  
 錢一千時人便之其後或不以錢而以鹽後又給錢三分  
 而以七分折鹽又其後則鹽與錢不使給而與兩稅均輸  
 矣 今三縣和買絹九千九百三十八疋丹徒縣三千五  
 百疋丹陽縣三千九百三十八疋金壇縣二千五百疋  
 經總制錢

宣和初盜起睦州而浙用兵陳亨伯為經制使乃以公家

出納錢若賣酒鬻槽商稅牙稅樓店等錢量取其贏利歷  
收附以供移用謂之經制錢及前唐國為總計使後倣其  
法謂之總制錢經總制錢之有額此其始也今本府每歲  
經總制錢一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貫全數截撥赴淮東總  
領所

免役錢

熙寧以後有免役錢乾道庚寅三縣夏秋兩料四萬三千  
二百四十六貫丹徒縣一萬四千二百八十八貫 丹陽縣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 金壇縣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五貫今三縣每歲夏秋兩料免役錢四萬四千三百  
四十八貫丹徒縣一萬四千四百八十八貫 丹陽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八貫 金壇縣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五貫官戶不賦半役錢二千七百八十六貫  
丹徒縣並廳分兩料值

上供

上供米七萬九千四百八十八石

課程

宋元嘉十七年詔揚南徐二州估稅所在市調多有頽刻  
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後召之品遂及租弱如此比傷治害  
氏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不使即依事別言不得  
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唐會要正元九年戶部侍郎張  
滂奏立稅茶法自後裴延齡專判度支與鹽鐵益殊塗而  
理矣十年潤州刺史王緯代之理于未方數年而李琦代  
之鹽院津堰改張侵剝不知軋私路小堰厚斂行人多  
自琦始大中六年正月鹽鐵轉運使裴休奏諸道節度觀  
察使收茶面榷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請釐革橫

稅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其年四月浙西觀察使秦軍用困竭乞且依舊稅茶勅旨裝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並宜準今年正月初旨處分聖朝軌道六年五月庚午戶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頗繁可省之今措置駐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里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合行省罷庶幾少寬商債詔從之坊場河渡丹徒縣見管三十四坊每年管催六千五百七十五貫 丹陽縣見管五十五坊每年管催七千二百七十八貫 金壇縣見管二十坊河渡二處每年管催三千九百八貫

嘉定鎮江志卷六

山川

丹徒縣

京岷山 山在府治東五里潤州類集云州靖之京鎮京  
口者因此山峩宇北梁武帝望京岷山盤紆似龍極其左  
右為龍目二湖按類集龍目湖春時所極與峩宇記小異  
蓋齋周孚詩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注南徐州記有龍  
目湖今失其所鶴林寺前山有名胡蜂腰者 唐顧雲為  
隋司徒廟碑地控金甌域臨鐵甕山分荆岷水接蓬瀛曹  
改於鮑照陽春登京山行注京一作荆非 李德裕刻甘  
露寺於北固山而然言禪師文以為北固乃京岷之一枝  
王莊定公存與刁經臣詩有二載京岷居過從不復屢

之句注云京峴湖之二山世但以京峴為一山

北固山 即今府治與甘露寺是世說荀令則嘗登北固

望海云雖未觀三山使使人有凌雲之意若秦漢之君必

當慕業滿足 唐元和郡縣圖志山在縣北一里下臨長

江其勢險固因以為名蔡謨謝安作鎮並於山上作府庫

臨軍晉 劉楨之京口記迤嶺入江垂水峻壁 輿地志

天景清明登之望見廣陵如在青雲中相去鳥道五十餘

里 文選遊靈運有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 裴宇記舊

北顧作固字梁高祖云口作口作固誠有其語然北望海

口實為壯觀以理而推宜改為顧望之顧 本紀大同十

年春三月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顧靜志王宏子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大常卿南徐州刺史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大常卿南徐州刺史

屬武帝辛未方正義修闢宇以待興駕初京城之西有別  
尚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園蘇璞起樓其上置  
軍甯是後頽壞山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聲  
步進正義乃費其路傍施欄楯翼曰上幸遂通小輿上悅  
登望久之敕曰此尚不足須園宇然京口甯乃壯觀乃改  
曰北顧賜正義來甯

壽邱山在城中宋武帝潛龍舊宅基也後封今名

唐頡山在城中今號塘迤山

來山在城東二里亦號花山 唐皇甫冉同樊澗州遊東

山詩北園多陳迹來山復舊遊 蘇子美花山詩寺裏山

因花得名范今不見草縱橫

蒜山在北西三里 襄宇北晉安帝時海賊孫恩戰士十



萬至蘇山宋武帝衣無一旅橫擊大破之山生澤蘇因以  
為名 京口記蘇山無峯嶺北臨江 潤州類集一說蘇  
當為壽昇之昇因喻堦葛亮書會此山議拒曹操後有赤  
壁之勝時人謂其多昇以為山名致應蒙昇山詩周郎計  
策清宵定曹氏樓船白晝灰 顏延年謝莊鮑照許渾詩  
昏曰蘇山 蘇山松林中可卜居蘇軾詩蘇山幸有闕田  
地招此無家一房客松林今不存矣 二翁亭即蘇山亭  
無為集云浮玉僧建亭蘇山之頂丹陽新舊太守林子中  
布揚次公傑首登之因名二翁亭詩云來陪杖履躡孤峯  
政老秀觀嘆二翁海上波平千里白江來兵壯萬旗紅雲  
開雲台山頭月潮落潮生復一風頃約家莊老仙客兒闌  
直下看龍宮

黃鶴山在城西南三里 建康錄宋高祖徵時嘗遊京口  
竹林寺獨臥講堂中有五色龍章衣僧見之按黃鶴山  
本名黃鵠山宋衡陽王義季刺南徐長史張邵與隱士戴  
容相迎容來止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湖甚美容嘗憩於  
此湖太祖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  
臨戴公山也按竹林精舍即宋武帝徵時所遊京口竹林  
寺今鶴林寺是元豐間嘗改緝園經之非語見類集而舊  
志猶兼引袁宇記以為宋高祖潛龍時遊息竹林寺黃鶴  
飛舞其上因名黃鶴山却不考宋戴容傳衡陽王刺京口  
時在宋文帝元嘉九年去宋武遊息之時已久猶謂之黃  
鶴山是舊志因園經袁宇記而差矣 鶴林寺杜鵑花續  
仙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大台鉢孟中以藥養其根來值

此寺周寶鎮浙西一日謂股七七曰鷓林之花天下奇絕  
嘗聞能開頃刻花能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鷓林  
寺宿中夜有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  
俗傳非久即歸閻苑今為道者聞之來曰寺僧訝花漸折  
至九日爛熳如春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閻苑矣蘇軾  
觀菩提寺南猗堂杜鵑花云南猗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  
紅氍毹鷓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閻苑歸西湖又和陳述古  
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鷓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唯信詩  
能回造化直教霜柝放春妍又安得道人殺七七不論時  
節遣花開又鷓林神女無消息為問何由返帝鄉  
招隱山在城西南七里元和郡縣圖志歙岳山一名招隱  
山即隱士戴容所居也 袁宇北梁昭明曾遊此山墳書

因名昭隱山今石素古蹟猶存 戴宏碑在招隱未芾棠  
罕甲申文 唐兵部員外郎李約曾住李無人跡浙西棗  
約初至參陵於錡坐上屢請招隱寺禱致一日無人要於  
寺中明日謂約曰常聞誇招隱寺昨遊要細看何殊州中  
李笑曰其所嘗者跡遠耳若遠山特翠幕遮古松用殊物  
裹腥腫沉鹿跑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  
廳也無人大笑 虎跑泉在山之東南高五丈許深廣繞  
數尺旱雨常二尺水相去鹿跑泉二十餘丈按趙次公注  
蘇軾虎跑泉詩丹徒招隱山有此泉又湖州類集鹿跑泉  
唐學士蔣防為之銘 真珠泉在寺之西北山下去寺一  
里源發於西南山圓濺若貫珠蘇軾遊鶴林招隱詩巖頭  
正練養天淨泉底真珠濺客忙 玉葉亭唐李衛公觀玉

藥花戲書即事寄沈大夫注云此花吳人不識因于賞玩  
乃得此名內苑沈大夫閣前有此花每花落空中日旋久  
之方果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常邀予同玩故李寄沈詩曰  
玉蕊天中植金閨昔共覽沈酬李詩曰曾對金鑿直同依  
玉蕊陰京口具有宋王琪題招隱玉蕊花詩 玉蕊花前  
筆評之詳矣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蕊花詩此為潤州  
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  
花矣訪之士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廟堽  
花乃自王元之始易其名要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  
云堽乃赤玉與花不類也周文忠公必大玉蕊辨堽堽語  
云唐人甚重玉蕊故唐昌觀有之某賢院有之翰林院亦  
有之皆非凡堽也予往因親書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

條更如茶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拓葉紫莖再歲始著花

又當成木今茶蘼之類花苞初甚傲經月漸大暮春

方八出懸如水絲上綴金粟花心後有碧筒狀類膽瓶其

中別抽一英出米精工散為十餘葉猶列玉然花名玉葉

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來子余即劉原父散末次道敏

求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為變花有花色正白曰玉葉王

凡之變者文曰變花文變赤色也土不須其

自以仙家守云白姓南蓮未開白土到變花強於

亭北苑土人別號八仙花或謂亭街公所賦玉葉即此

或云自蔡明遠知珠台土所變花五元之知揚州但言未

詳何本俗呼為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

叔之言以為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蕤變絲之句最為中

的何物亭蓋亦玉葉之証即此玉葉玉葉

可口口格音陣南史劉杳傳所謂格酒者杳在仕時酒而

作格字時問杳此字是否于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

不以杳傳為據狗俗訛格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為場

切被復疑未安於是剗山峇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

玉蕊山玉蕊是也節止因好事者偽作唐人帖致曹端伯洪

景盧皆信之詩云一口龍三刻戒粗口點地色輕玉蕊花

只律教有楊文士與白二十二知云吾品玉蕊以少故見

廣耳由來江南山有之土人以此事不喜播云也則知

文藝想未生洪遂交新筆玉至公場英代前賢如足唐

直易為山峇下遊行范而去以殘玉路之期是不辨土俗所

亦不見也其寄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日

也

也

也

石排山在金山之西 蔡佑竹窓雜記揚子江中流最急  
若無石排金山亦不能立世傳上有郭璞墓余嘗親至其  
上無碑碣可考山無土言有墓非也盛夏有大蛇莫知其  
數盤結於木陰間其北謂之北澗江最深處問之釣者深  
三十餘丈

焦山在江中去城九里旁有海門二山金焦相望凡十五  
里 袁守記焦山戍即海口戍 潤州類集舊經言焦先  
所隱故名按皇甫謐逸士傳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  
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表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  
始汚如泥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腹遭大雪至袒卧不移  
人以為死就視如故陸龜蒙雪詩焦先正徯毋然舊記古  
詩無言光隱京口者杜佑通典言京口有焦山戍宋之間



詩或入海中山故即此山而江海焦山詩一本亦作焦山  
今京口無焦山是可疑也 焦光按魏書一作焦光管寧  
傳後漢時隱者焦光河東人也魏畧亦曰名光字孝然建  
安末關中亂先獨竄河渚間自作一瓜牛廬以處其中  
衆謂之隱者或問其前語曰焦光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  
先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  
元寂之幽紀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造鶯  
急不以迫其慮雜榮憂不以累其心獨視聽不以汚其耳  
目義皇以來一人而已先光字畧相似 焦山晉濟院碑  
有蔡邕詩末節銘具祠廟明應公祠山有朝宗亭飛仙亭  
晉達闕江山偉觀蓋其勝概與金山故故金山面末為亭  
曰吞海焦山面西為亭曰吸江 壺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明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明一字甲

千歲化於未方天其未遂吾翔明一字耶美奪明四運也

邊表以末明一字黃之弊藏乎茲山之下仙無家明四我竹

此字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邱明一余

欲無言爾明五字當有去鼓明一字表留明二字當唯勢

繫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字五入明不明二字惟寧後蕩洪

流前固重局右字□□□□□□明字不全華亭爰集真侶

屋爾明二字或大仁止明丹陽真宰此四字不右故資政邵

元就山下斷石考次其文而闕其不可知者故此差可讀

歐陽倚集古錄石屋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

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摸而傳之往往祇得

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

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遠是顛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東觀餘論云邵公亢考次銘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珠瑣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塵鷓銘文志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顛况道號又疑王僧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結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

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  
十三年也素隱居天監七年來游海嶽權者會稽永嘉十  
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仙去其弟子周子良為之  
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有題丹陽射  
山陰軍數字及唐王璠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甚弱  
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璠書誤矣苕溪漁  
隱曰來觀除璠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  
跋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揚許三真真跡最多而學之故蕭  
遠澹雅若其為人伯思此跋稱贊宏景書如此故以瘞鶴  
銘為類之弟余切不曾見宏景書未敢遽以為然金石錄  
云某古錄華陽真迹是顧况道號余遍檢唐及况文集皆  
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

陽公何所據也。蒼溪漁隱曰：集古錄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為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函經而言之故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壺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壺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珣、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繞得壺鶴銘勢，帶爾魯公宋明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壺鶴銘，來觀徐論云：晉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年三十二，不慮己自稱真逸。此銘決非右軍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壺

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  
近之然此山有唐王增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增  
書抑增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增  
書也下有云蓋山然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  
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姑俟識者折衷之  
蔡佑雜記焦山壺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  
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為然  
緣石刻在崖下水滴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  
司兵參軍王增題名小字數十與壺鶴銘字畫一同雖無  
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也 曾改以  
壺鶴銘王增詩蔡邕焦允贊江淹焦山集詩共為山中四  
絕

益鼎山在城東南青陽門外一里

石公山在城東北八里瀕江與焦山對 乾道己丑守臣  
待制陳天麟建送江亭於其上取蘇軾詩宦遊直送江入  
海靈喬周孚有詩序云是山意其嘗有石姓居之

壇山在城西南峴山之北

汝山在城東北十里京口集有朱彥章過汝山詩

白兔山在城東南十五里

魯山在城東南二十里 刁約棟南徐所居詩注唐山莊  
在白兔山側又王莊定存送刁景純歸京口詩云因公夾  
還輒悲吃重厚士風須長者少年流筆輕老人去矣唐山

舊林下

長山在城南二十里山有靈泉舊傳其流與練湖通注漑

民田萬頃見曹距長山靈洲廟記文

五州山在城西二十里山名不知何始前輩多以爲盤山之絕頂望見五州故曹文肅布詩云天際林巒盤壽邱矣江考職兩三州又云海門西北起崇邱極目參差見五州蔡舍人肇亦有詩云西升崇邱望培塿見五州皆謂五州在目中然嘗登崇邱而望惟真揚并湖四州尚可邈目又不持此山爲然獨文選載頻延年車駕幸京口詩云虞風載帝狩夏誘頌王遊春方勤宸駕望幸傾五州注云九州之地不得其五五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按晉宋間淮北遺黎僑寓江左疑五州之民居此山左右故得名耳一名二義當兩存之

大清山在城東三十里



雨山在縣東三十里或名霄山或謂南文亭山即南文

晉山在城西三十里

馬跡山在城東南三十五里潤州類集有青臺馬跡以為山名又有靈洞潛通華陽及抱朴子丹井在馬壇德輿洲李二十二兄王簿馬跡山見寄詩自序云山有奇峰怪石且多昔賢真仙之所遊踐方外士脫洪然適易經老叢之旨居于山下□□□□探異好古亦往來棲息其間

娘子山在城東南三十七里

鐵爐山在城西四十里山後有泉名曰翟公泉參政翟汝文銘

靈山在城南四十里唐顧況有詩送郭生歸靈山詩書

度船山亦名酒罌山在城西南五十里北據寰宇記書詳

符園經謂之園船山

道士山在城東北六十里

曹山在城西五十里

海山在城西六十里

阿育王山在城南六十里

丹陽縣

嘉山在丹陽縣東北四十五里上有龍池

經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古所謂金牛之山王莊定存有經

山佛殿記

沈山在經山之東七里因吏部沈彬為處士茶居得名山  
有寺寺左依松堂百步而北其壁石其迹初削然千仞若

環翠壁即處士居也沈彬之墓

陳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朱彥章過陳山詩繞繞陳山路  
蕭疎古岸楓山有玉龍朱彥章詩云巨壺擊雨山飛泉擬  
白龍

金壇縣

顧龍山在金壇縣五里俗呼土山下瞰思湖龍蕩高不能  
五六丈而巨石盤亘瞰平湖數千頃湖之旁山者居民占  
植茨梁界以菰蒲如錯錦繡暑風至則荷香與借若非凡  
境

茅山一名句曲山叢宇記山在縣西六十五里延陵縣西  
南三十里句容縣南五十里山形曲折如句字三曲故名  
句曲 真結山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七塗九源  
四方交通真洞仙館也秦時名為句金之壘以洞天內有

金壇百丈洞時名其源澤為曲水之元按山形曲折後人名為句曲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上古名此山為崗山孔子福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避水辟病長生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迴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宮凡五便門撫

遺茅濛字初或華陽人也隱華山修道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上昇是時先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或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九州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皇始皇聞之問政老曰此仙謠也於是尋仙之意濛之元孫盈得道於句曲山上昇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居赤城時來句曲邦人改句曲為茅君山

南堂雜錄茅君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跡真君來休

命仙君皆漢景帝十九間八盈天漢四年造我至元年初元五年來句曲山表帝元壽二年東雲而去梁晉通三年

五百四十四年英國立孝元時拜執金吾御史大夫並解任運家修學武帝永始三  
平固為定錄真君未為保太平廣記陶宏景止句曲山齋  
中江書見梁道士張暉碑  
高祖問曰山中何所有宏景賦詩答曰山中何所有  
多白雲只得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青龍山在縣南五十五里真誥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  
俗中所謂万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壘洞有兩口見  
於山外也與華陽通號為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其中  
先止者有張祖常劉平阿呂子華蔡天生龍伯高並處於  
方壘矣注云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許里西南六七里有  
一洞口見外近時有人入見大青蛇在洞中因與呼為青  
龍洞山近上及北而西南亦並有洞穴不知何者是此兩

口耳

大岷山在縣南五十里又有小岷山其下石堂內有虎跡

水洞即現山東南屬北陵之宜興西南屬建康之溧陽而

北至元門十里為界處長塘湖中屹然孤秀望之若浮鼓

名此音陶隱居尋山志云石孤聳以獨絕所無天而以浮

丹徒縣按後漢裴楷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

子言於曲陽泉水上所倚神書百七十卷唐韋懷太子注

云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然考方志京口境內無此

山水名京江水在城北六里東注大海西接上流北距

廣陵祥符圖經謂之京口水寰宇記謂之京江水唐許渾

思丁卯村詩于嗟樓下水幾日到京江杜牧賦杜秋娘詩

京江水清滑主女白如脂自唐以為京江矣魏文帝有渡

江之志黃初五年秋嘗至廣陵時江盛漲帝臨望嘆曰魏

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六年冬又至廣陵臨江觀兵時  
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  
限南北也文帝詩觀兵臨江水水流河湯湯周世宗問孫  
忌江南盛箭忌曰長江千里險過湯池可敵十萬之口世  
宗聞而忌之京口有王岐公珪京江遇大風詩

丹徒縣

口齊志丹徒水道入通吳會 隋大業六年敕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  
官草頓欲東巡會稽 本朝會要淳化元年二月詔廢潤  
州之京口呂城常州之望亭奔牛四堰秀州之杉木堰杭  
州之捍江清河長安三堰越州之山陰縣西堰天聖七年  
五月兩浙轉運使言潤州新河畢工降詔獎之三朝國史

志慶歷三年潤州潘漕河成督工者賜詔嘉獎其後每年必乾淺輒阻漕舟虞部郎中胡淮與兩浙路提點刑獄元積中再經度常潤州河夾崗道置堰功費多而卒無補即

文陳經言之淮及積中皆貶官

依熙寧二年

初武進尉凌民

晡督役積中總其事蓋積中主民瞻議故也鄭向為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蘇山漕河抵於江人便利之皇祐二年王琪再守潤轉運使欲大興役浚常潤二州漕河琪言方蠻蠻騷五嶺又南方歲比不登民困無聊不可重興此役詔罷之而後議者卒請廢呂城堰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以為不便官吏率得罪去會要治平四年七月都水監言兩浙相度到潤州至常州界開潤運河發置堰開之候今年住運開修夾西河道從之四



朝國史志元祐四年知潤州林希復呂城堰置上下閘以時啟閉四朝史傳曾孝蘊字處善公亮從子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糶事建言揚之瓜州潤之京口常之奔牛宜勿堰為閘以便漕運商賈役成公私使之 四朝國史志元符二年九月潤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閘畢工先是兩浙轉運判官曾孝蘊獻澳閘利害因命孝蘊提舉興脩仍相度立啟閉日限之法至是始告成也 會要宗寧元年十二月一日中書省勸令左司員外郎曾孝蘊到于紹聖間獻陳澳閘利害蒙朝廷令孝蘊提舉興脩了當行運首尾四五年若不別令官司主管則已成東南漕運大利當遵察罕欲乞專差官司一員自杭州至揚州瓜州澳閘通管常潤揚秀杭州新舊等閘依已降條貫專切提舉專水澳閘

覺察應于茲弊乞差舊曾監脩澳門宣德郎新知莞山縣  
事鮑朝懋提舉管幹依提舉弓箭手例序官請給人從舟  
船等事於蘇州置廨宇以提舉准浙澳門司為名人吏許  
於常潤蘇杭秀等州選差半半一替仍令兩浙轉運司進  
奏官兼管發落文字從政和六年八月御筆鎮江府旁臨  
揚子江舟楫往來每遇風濤無港河吞泊以故三年之間  
溺舟船凡五百餘艘人命當十倍其數甚可傷惻訪聞西  
有舊河可以避急歲久湮廢宜令發運司計度深行濬治  
以免沉溺之患委官處畫早令告功 蔡佑雜記云京口  
漕河自城中至奔牛堰一百四十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  
自郡城至丹陽中路謂之經函東西貫於河底河西有良  
田數十頃乃江南名將林仁肇在地勢底於河底若不置

經函泄水即豬而為湖不可為田經函高四尺闊亦如之  
皆巨石磨琢而成縫甚縝密以鐵為憲槩自運河泄水東  
入於江中間獻議者欲自京口濬河極深引江水灌於毗  
陵與太湖水相通可省呂城奔牛二閘其間別有利害亦  
以經函不可開其議竟不行紹興七年兩浙轉運司向子  
謹取唐韋頊劉晏考核狀建言欲於呂城夾岡置斗門二  
石礎一以復舊迹度昔為堰無為永利詔從之二十九年  
夏四月己亥戶部侍郎趙令畧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  
澀留滯綱運望令守臣脩堰開辛丑詔從之乾道六年守  
臣秘閣蔡洸自丹陽之南濬至夾岡郡人頗時大有詩八  
年守臣殿撰朱既自利涉門之北濬至江岸郡倅陶之真  
有記今記文淳熙二年守臣閣學張津自京口開以北濬

至江口文惠錢良臣有記

記文在京口

富南北之要衝控

大江之下流自六飛駐蹕吳會國賦所貢軍須所供聘介

所往來與夫蠻商蜀賈荆湖閩廣江淮之舟湊江津入漕

渠而徑至行在所甚便利也惟郡境高邛勢峭負若鼈伏

水不可以滯北泄於江而南注於毗陵夫時不疏於澁日

甚前此節度相望豈無以漕運為急而事大役重口耗後

掣量力舉事僅濟目前否則縮手却顧而已歲移月改流

斷舟膠網繹相銜輕涉漏涌由五瀉堰以濟

五瀉字依後志書

濤倏驚端端為度弱是虞其或愆辦時使屬冬涸堰渠枕

水轉相添注勞費百倍嘉定癸酉十一月乙未上采廷臣

之議今因漕臣至郡同守臣總領相度開濬利便以聞時

蜀文閣待制史彌堅總領郡事奉旨與運副吳玘總領錢仲

彪沿渠按視得其源委蓋渠自江口行九里而達於城之  
南門民居商肆夾渠而列渠岸狹不盈咫畚土以貯於岸  
費省易集一雨濯之旋復填淤是積土不可以瀉渠江干

元有五閘

京口閘

三閘

下閘

在江

五計

又南

為

接

閘

又

末

為

下

中

上

北

後

上

閘在江口

接

通接潮汎

捍節

啟閉

粵從

渠塞

積歲不

開木圮石初渠濬而開放開放而潮通修閘不可以失時

於是郡委壕寨官通行打量自江口至南水門共長一千  
八百六十九丈約總用濬渠修閘三十七萬六千五百九  
十二工乃先復寬僻之地計地面積土之廣狹以分濬渠  
節段之短長計積土背渠之遠近以約日役工數之多寡  
又慮農事將舉役民非宜官軍健捷器用便利宜委戎司  
庀其役規模先定條列上聞部統制劉元鼎具畚耒藉徒

庸以俟命明年二月己亥報可截撥婚粟為庸直需辛亥  
決乘水立表城程功作使渠而撤居者賑之內辰役兵大  
集舉市如雲守臣總領躬自勤勞都統制日按行伍察其  
情愉越四月庚戌通渠底績潤至十餘丈深至一丈餘開  
之北盡者選材石更葺之自是巨防屹立海潮登應則次  
第啟閉出納浮江之舟泊岸洪流暢無留礙楊祀維揖舟  
人嘆呼然後藩市河新橋梁與渠港建郵亭脩驛路功緒  
一新是可書已禮部侍郎李奎為之記曰嘉定甲戌仲冬  
有詔京口漕渠歲久壅闕爰命守臣史公彌堅總領軍賦  
錢公仲彪行視疏淪二公協心奉詔推謹程功計費列上  
於朝越明年春有旨賜可乃擇良日分飭王旅會於渠上  
春揭雲輿綬鐘樂集統帥臨督罔或不虔決水縱之下見

其底度地立表分曹賦役爰始爰度時惟史公安未整明  
勞賜周鼎衆權趨之相率勤功自城南關以抵江口隨地  
勢曲折為里者九先是齊氏瀕渠而居侵冒臨跨日月滋  
甚載舟之水劣甫倍尋舳舻經過幾同莽盪挽夫頓連道  
不能跬政弛文玩濬治怠忽刮腐葦壞布於近岸一兩驟  
至旋復於渠乃今相攸於彼隙壑分積塗沉高埒邱阜並  
渠之家或歸所侵仍加振撫毋俾夫職開空沙澱星露根  
漚曾崎脩葺清波演溢閉舊有五木腐石泐支柱苟存乃  
命更葺選堅擇良短椽增傑跨渠而橋前後惟六造舟製  
材所制兼施新作者四其二仍故橋或缺屐與渠俱新馮  
高架空虹亘茂舉登瀛華社相輔為美吳橋蜀艦汭沂夷  
憚延鑿載駭若神設公曰汝哉吾志未平淮域之未歸

水有澳以匯積流滯泄有利為渠之輔埭壘既久復命疎  
鑿廝而西行抵通津門回環軍康扞偷止濤為倍尤風斯  
而未行蘇甘露港以注之江復建二閘以時啟閉舳舻漕  
輸軍械轉致入出取適實為便易海波不驚無有報虞蘇  
南城入抵朱方門悉甃其城隸城南出達於呂城閘石其  
途扼夫下上妥規安行甚雨溢濬免於旋渾又以餘力改  
營舊館敞為十楹賓客往來憇息有所以及市溝瀆濁而  
清束抵黃泥浚淺而口小利微害隨力所及以興以除未  
易殫述惟始鳩俾眾役序舉迄及奏功不愆於素壘數其  
日甫一周口民不預知官不告勞豈惟輓餉繫此之賴流  
惡連壘宜民礼多來者款驚居者嗟昧交享其利莫測其  
由當稽培古渠通江湖見於遺書其來尚矣唐漕江淮撤



開蓋堰國初淳化始詔廢之熙寧元祐相距兩紀由積中  
帝持議異同曰堰與閘廢復不常至於紹聖使臣孝慈抗  
議講畫合謂詳緘易理而閘昉定於此公私使之今弗可  
改興澳之利害出孝慈置官專掌厥意甚良以時中儆南  
國禾稻姦臣擅朝制速隳數邦人皆言文公之舉美缺孝  
慈厥庸茂焉蓋是役也縣官賜錢為縵十萬太倉發粟為  
斛八千羣司合助惟丁是視即博浮用汙濟登茲公視為  
常弗以自汰凡古之人勤民為先國事按某病於弗力斷  
而為之鬼神避焉文治因循人心苟既奪於浮議憚於暫  
勞近世以來茲弊特甚勇於濟物公砥信焉在漢之世開  
南山梁鑿集斜道在唐之世開三門山鑿廣運津或利船  
漕或資田溉者在史冊炳炳如丹今公所為視古何慮大

書詔後執不謂然且俾參者和嗣公志克成可式有永毋  
味臺以疎面備官史氏撫堵與埒於是乎書

伊婁河唐北里志開元二十七年齊新開本傳云新達湖  
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行匯六十里每多敗溺新使漕  
致蘇京口疎治伊婁渠以達揚子城無覆舟減運錢數十  
萬唐書晉州京口在湖州城東北甘露寺側瓜步在今真  
州西六十里距揚州一百二十里宋文帝鑿百軍於魏處  
也素今揚州西南二十里有瓜洲土人云其州為瓜步也  
伊婁渠今無其名疑今瓜洲北至揚子運渠是其地當時  
瓜洲遙隸湖州故泝得以改置漕路太平寰宇記開元二  
年開州州北界隔江為限每船疏瓜步江沙尾過六十  
里子為瓜洲北界隔江為限每船疏瓜步江沙尾過六十  
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無風水之天  
吳收利百德五五伊婁疎白是免梁橋之天

丹陽縣

練湖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晉陳敏引水為湖因  
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 元和郡縣圖志故湖在縣北百  
二十步周迴四十里晉時陳敏為亂豫有江東務脩耕織  
令弟詣逼馬林溪以溉襄陽亦頃之練塘泥田數百頃  
按新唐書地理志練塘周八十里里數與水經注元和郡  
縣圖志及劉晏狀多寡不同 寰宇記引陸林曰晉太傅  
褚裒遊於湖狂風忽起船欲傾褚公已醉乃云此舫人昏  
無可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垢正當以厭天災耳與地  
志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釀故醇烈也今按湖水上  
承丹徒馬驥履船山馬林溪水色白味甘 文選宋文帝  
有濟曲阿後湖詩 顏延年有侍口駕遊後湖詩 按練

湖有唐劉晏南唐呂延正奏狀及延正序銘古刻漫志鮮  
有傳者今併以聖朝淳熙間此文備載仗來者有考舊未  
部河南江淮等道轉運使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劉  
晏狀得刺史韋頊丹陽者壽等狀上件湖索園總司四  
十里比被丹徒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里開潰口淺水取  
湖下地作田其湖未被隔斷已前每正春夏雨水漲滿側  
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運  
及商旅往來免用牛車若霖雨泛溢即開潰淺水通流入  
江自被築堤已來湖中地窄無處貯水橫堤壅礙不得北  
流秋夏雨多即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八九  
千頃常被淹沒倘遇亢陽近湖田苗無水溉灌所利一百  
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放水為湖官河

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潦奏開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  
與韋擯勿使吏令脩築致有妨奪永泰二年四月十九日  
右劉晏狀文粹有李華練塘頌南唐知丹陽縣鎮事呂延  
正奏其略曰當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高麗長山下注官河  
一百二十里當縣丹徒金壇延陵人戶並同口潤臣請石  
碑得聞湖利妨堵鄉老咸曰疇昔以湖有為故立碑於縣  
門其發於今將百年矣當為湖曰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  
尺旱可引灌漑滂不致奔衝其膏田幾逾萬頃昔環湖而  
皆衣食於漁者凡數百家有斗門肆所求前唐末兵亂之  
後民殘湖廢安仁義取斗門餘木以脩戰備自此近湖人  
戶耕湖為田後來弓量賦稱租藉農商失恃漁樵夫業河  
渠失利租庸失計民思復湖以禦災奈何無所真力焉苟

欲訪其利病則踏碑可知觀湖可見臣願承條制葺陵塘  
切度其湖為利甚時遂為材役工於吾斗門基上以上土  
堰捺及填補歧缺處切務議震動謂臣弗良固且發湖壑  
已者不十餘家有湖無災者四縣之地臣明知利害獨如  
弗聞自今歲秋後不雨河蓮乾枯累放湖水灌注使令商  
旅舟船往來无役牛葦當縣及諸縣人戶請水救田臣並  
抵破湖岸給水如將久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斗門木  
植須用槐楠乞給省場板木起建狀下所司處分并元五  
年十月四日 不作利物不仁不剪害物不義不仁不義  
不足為人先王投凶於四裔盡力於溝洫蓋亦除害興利  
以厚生民也延正嘗思致力於人致身於君會國家之使  
命為丹陽今因舊碑預聞涿湖之事噫世所嫉害大利小

者其以湖為田之謂歟使今之人不獲其利而罹其害旱  
益枯槁澇溢昏墊徒求歎其災而莫測其亂也田無十室  
之用湖富四縣之利智者有以從長愚者不可慮始利豈  
可發害豈可留且湖之興廢有似隨國之興廢興於前唐  
之初發於前唐之末今我唐開國斯湖豈得廢也其事以  
聞充諧天心大資料材以充門錠傳命遐邇罔有不仇侍  
事然無率皆相愛於是築臺環岸疏鑿斗門民若子來役  
俟養陳人不勞而物感財不匱而用平大澤既陂大水既  
涸初得其利民除其災波瀾彌彌魚龍是依菰蒲萑萁邑  
人所資步之終日不得其極望之若海莫知其涯雷雨時  
行源流歸壑播人之功不墜而獲乃植柳以助其防興工  
以陪其闕歲早靡侯亨河源不患竭丹陽耆舊魁言曰昔

之復復其使今之復復其廢是韋公之平其初而公以成  
其終也事雖殊時功其一揆而今而後民其有望庶幾免  
於患矣愚雖下敏聊以為銘海大兮波濤湧人湖深兮湖  
澤生民興廢我恐有數利害孰云奪倫風動菰蒲靡靡浪  
搖龜魚鱗鱗遠哉韋公兮予將復新赫赫然帝命兮未教  
萬春 右呂延正奏狀并銘 淳熙二年秋旱文惠錢良  
臣時為總領請以縣官繕錢及募民力浚堙湖治堤之  
圯而穴者以助荒政上命之詔使歸與郡太守具聞大資  
沈夏自蜀移守相與計使庸度疆域某三色少壯之可任  
者浚治之敕官陳伯廣為記其夏曰自長山合八十四流  
而為辰谿自辰谿而為湖湖又自別為重湖澆環湖四十  
里而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平殺其上舊疏為



斗門者五為石礎者三為石函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泄也  
今加板於礎十有二寸加函之管數倍之而易十門之柱  
以石者取函之數均用民力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九十有  
七總為米一萬八千八十石為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  
千八百皆有奇而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鳩工於冬十二  
月之戌亥考明年三月朔而竣其役 湖分上下上湖  
橫渠 東西斗門 順清斗門 橫渠石礎 涇州石礎  
公公函 戴家函 伍伯婆函 張函 堯函 下湖  
南北斗門 姚婆石礎 胡頭函 洪家函新函 蔡  
陵函 龍松函 龍城後函 南石函 秋函 蔡伯雅  
記云湖之作本緣運河又有上湖在高邛處京口塔山之  
南水自馬林橋下皆歸練湖湖之底高運河大餘昔年過

歲旱運河淺即開練湖斗門放水入河古有石記言放湖水一寸則運河水長一尺近歲練湖淺版上湖皆為四近民田所侵蓄水不多堤岸斗門多不修治若遇旱則練湖不足以濟運河交河之淺

金壇縣

思湖在縣南六里東北受荆溪水西南流十二里入大溪高湖在金壇縣西北十里周迴百餘頃北受五中清南流十二里入大溪崇字記在縣北一十二里淮四一十二頃此二塘梁普通五年並廢工記並長軍湖德成五隆日興武德二年本州判大湖九起重修便因以為名馬判

長塘湖在金壇南三十里周迴一百二里又名洮湖南徐州記

字書北即五湖之一周慶風土記以太湖射湖黃湖湯湖

通入江此為五湖之一鄭舊有八十一浦口後所存惟二

十有七皆淤塞不通

京口昔舊傳王蒙字伯壽嘗誦金墮

荆城延陵丁角詳步

四源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淤

為使通達王莽兵敗

走至長塘湖五塘湖即與義興大寺

劉延熙合於湖口

夫并築城利達沈林明等東討以督護

任農夫助之白延陵

出長塘力戰大破業遂屠城走晉

湖壁港在城東南三十里按湖壁又作珠壁以南史考當

從珠以南晉書盧絳傳考當從湖今兩存之

丁卯港在城南三里即晉所立丁卯珠與地志晉元帝于

車騎將軍衆鎮廣陵運糧出京口為水涸奏請立珠丁卯

制可因以為名許渾詩序言於朱方丁卯湖村舍手寫於

絲湖戲目之為丁卯集蓋渾嘗居此

蕭塘港在縣東北四十五里

洪信港在城西南二十五里

茨渚港在城西南四十里

丹徒縣

東西二港並在城東南十八里

上朱港下朱港皆在城東南上港四十三里下港四十五里

黃港在城東南四十里

高義港在城西南三十里

樂亭港在城西北十五里

淺溝港在城東南三十五里

戴港在城東南四十三里

朝濟港在城東南三十八里

大港在城東北四十八里

中冷泉在江中蘇軾遊金山詩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  
沒隨清波又送金山僧歸蜀開堂詩澄江與中冷共此  
一味水蔡肇石排山後詩中冷之西古石排狂波悍浪不  
能催又煙江壘障園詩中冷之南古浮玉鐘鼓下震蛟龍  
川並用此冷字潤州鞠某江水至金山分為三澗又唐書  
韋金山詩西江中澗波四截用此澗字歐陽脩云陸羽茶  
經論水山水上江次井水下至張又新始云劉伯翳謂  
水之宜茶者有七等以揚子江南零水第一丹陽寺井第  
四又戴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以揚子江南零  
水第七丹陽寺井第十一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  
以自異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又新煎茶水記代宗朝李

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字素點陸名因赴郡  
抵揚子驛時食亭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  
南零水又殊絕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挈餅棹  
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  
則江矣非南零者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之止曰自此南  
零者矣使然大駭馳下曰奇自南零舟蕩覆半濯其趾  
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鑿也其敢隱焉太平廣記黃皇李德  
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中零水  
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杯日醉而忘之之舟止石城下方德  
乃以一餅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曰江表水味有  
異於兩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隱也  
並用此零字前志昔人取中冷泉用油紙覆餅長竿深探

度至井底則別用一竿撞破油紙使水入罅滿然後引出  
近歲不復如此取水寺僧乃指水陸堂下井水為中冷非  
也

### 丹徒縣

馬林溪在城南三十里

五里浦丹有舟行  
至馬林溪遇雨時

辰溪自丹徒縣境經延陵鎮北流入於金壇境本名蠶溪  
蠶音紀  
此俗呼為辰溪

### 丹陽縣

白鶴溪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一召別溪出于縣之古荆  
故召溪流貫金壇縣北入

陵縣境

### 金壇縣

大溪在縣西二里

南徐州記大溪東南  
百三十七里入長塘湖

唐王溪在縣西南三十里

文茅山水東南流入大溪其側有唐王村四名

### 丹徒縣

歸水澳在中閘之末允符閘漕臣嘗考慮始置澳開崇寧  
初因置提舉官一員詳見乾道以來規模侵廢守臣秘聞  
蔡沈欲復之未能待制史彌堅深惟昔人置澳漕水以補  
漕渠之泄故開雖曰改渠不告虧失今不圖濬渠僅濟全  
功猶謙迪講尋造規程工拓址倍廣加深故閉以時又因  
其除力於轉般倉後創開護倉壕河東北與甘露港接仍  
鼎造石閘木閘二所於港口以便轉輸記曰春秋大復古  
織變古復之為是變之為非斯已乎曰未也必也既復之  
又旁通而曲暢之使無遺利為斯足為復古也已南徐地  
高印漕渠貫城中為西津斗門達於江以出納綱運昔之



為渠謀者慮斗門之開而水走下也則為積水歸水之澳以輔乎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開焉渠滿則開耗則啟以有餘補不足是故渠常通流而無淺淤之患歷年久澳發弗治渠亦告病余至郡之初視渠湮塞且蓋斗門不開公私之舟望吾州跬步不進率由江塗五瀉而去暇日登北園亭覽觀山川形勢閭閻井開綿絡江許乃無培婁之限然計起北園而城之西至於遠京門亦足以障蔽一面然役大費夥談河容易會有旨開濬濬渠父老誦言二澳不可不復則按行故迹積水為居民抵首膠固盤錯未易遽得獨歸水隄防畧存私念復一梁固足為渠利然澳之西南則轉般倉其東北則甘露港引而環之倉垣因以損倉受者在渠給者在壕以便夫綱運之出納引而接諸

廿竄別為斗門以通於江三水為長壕則向者然計之  
域雖未能就然阻壕為固是亦域焉而已於是親復其地  
度工庸賦文尺改修歸水故開以通於渠且濬而廣之其  
復倉之壕則取其土以廣倉垣之北規為他故益受灌輸  
其達於甘露港者則為上下二閉候潮登否以益納上流  
之舟且慮二閉之間不足以容多舟也視北固之址有陂  
澤則又通之為秋月之澤以藏舟焉其下閉之外則濬補  
八十丈容舟浮江乘便蟻泊以避夫風濤之害役既就畧  
有言曰歸水初意祇以灌渠今達之於江開改則淺無乃  
失其為輔者乎是名變古非復古也余曰始為歸水之渠  
者其積特二百丈而余之西引者亦二百丈其東引者百  
二十丈又益之以新濬合而計始三歸水之積矣昔者南

徐持一郡耳四方之舟至者有限則一斗門足以通之今  
天子駐蹕錢塘南徐寄在所北門萃江淮荆廣蜀漢之漕  
輻輳於此過客往來日夜如織使古人復生殆不必守其  
故智也故西津斗門以出納夫舟渠水耗則下澳以益之  
者其常也乃若舟多而一斗門不足以受則吾甘露之閘  
五啟更閉而分受之者其不常也黃旗紫蓋運在東南萬  
楫千艘乘時順動吾子行見之矣是舉也延袤城壕流通  
漕餉固儲峙安民旅而輔渠之備且再倍之其為利不既  
多乎客顧謂曰民不可以慮始而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乃  
今知變古者徒曰變之而不得夫古人未盡之意是可織  
也而復古者豈膠柱鼓琴之謂乎願刻之石以諭來者余  
非復古者也而答之意有不得辭凡費緡錢四萬五千四

千未石四十九百九十有奇皆出之郡所役禁卒其功力  
視借助於大軍者三之一水面之廣狹不等廣者十有五  
丈狹者不下十丈深丈有五尺云

### 金壇縣

白龍湯在縣南六里龍祠在馬

廟前有亭湖山極可愛米  
友仁題地留此久之皆其

亭曰明秀字極道  
山留句于西壁

### 丹徒縣

放生池在子城西南舊稱秦澤歲旱不涸陸龜蒙詩松門  
穿戴寺倚徑遠秦澤亦曰綠水澤李仲殊詩百丈古潭深  
魚蝦不計金好來秋夜聽深處有龍吟唐乾元初為放生  
池自洋州至昇州凡八十一處湖猶未有聖朝紹興癸亥  
詔天下各置放生池越四載庚寅湖始立馬守臣閻學鄭

遊記謂津通海眼理或有之其地右直運河曰千秋橋北  
時月觀即萬歲樓前望則鶴林塔山拱立以朝而旁屬側  
出于東南者壽邱山也曰環勝槩與夫名物之稱是為聖  
天子千秋萬歲膺福介壽之符天造地設豈人力所能及  
哉臨流建亭榜曰南山得天保報上之義矣放生池創於  
紹興庚寅歲月浸久沿岸民居日侵月壅池面固以狹  
累政固病之屢欲經度而弗克舉守臣龍圖大卿趙善湘  
視諸政府按楮而復舊壻以限其外遙以逸其內為重門  
復臺與夫侍班之次立碑之亭色色整具闕敬維範始稱  
臣子慶祝南山萬壽無疆之意矣自為記曰聖天子在御  
二十有八年春二月臣善湘以暇日登月觀之臺周覽城  
邑慨然感於聖天子清靜之化比問族黨雍雍穆穆無萬

訟之風無鬪狼之習俾非才之人得以冒焉居此為之概  
然俯視臺下有池一畝中植荷芰傍植真壤問之左右曰  
此放生池也於是大驚懼亟求之政府考諸圖籍其所登  
載僅存條目書其大義而已昔之規模廣狹漫不可考倘  
就其所存加之葺闢不惟泐隘持甚無以遂魚鼈之樂而  
畔岸弗立無所砥止深恐屋於其旁者日侵而不已也乃  
率僚吏臨而審觀之博訪故老有知其故者謂數十年前  
池之廣蓋不翅一倍於此後以郡計之急惜以為遊觀乃  
臨池設酒壚而池日就湮塞指今小軒曰此舊南山亭也  
葺不逞日醉飲其上不知幾年矣邇來浴池居民並緣為  
姦潛以真壤侵積池垠稍久則築而屋之相其曲直高下  
之勢池之舊跡宛然而具存僚吏故老相與告曰是無可

疑者矣。試詰鄰池之業，其地者各以契券來驗，必得其要。領乃遣知丹徒縣事臣姚元持以禮而進，諭以臣子報上之義，皆欣然而從。因命坊吏竿而步之，有溢於券契丈尺之外者，皆此池之舊物。總而計之，所謂已富，因不復窮其所隱。遂與之約曰：凡所見侵，皆前人數十年間之事。今乃使復歸之官，撤楹榭，決藩牆，得無薄費，官盡給之。寬與之程，使得從便移徙。乃先自治其官地之害池者，開墾衢作重門於池之東，為亭五楹，直池而西，面當一池最深處。揭南山舊名於亭上。又於亭前別為軒如亭之數，亭之兩傍各為屋，以為郡縣軍官侍班之所。視其秩序，皆左右差列。莫不虛敬，寬潔無雜，雜斥塞之。惠酒壚之軒，撤而去之。退為限，隔以絕其臨眺。日役當三百夫，不一月官役曾未溼。

而民所運已如數於是盡取其地統為高牆牆之內為徑  
丈有奇以容往來植柳其傍以覆傾圮皆引絕而劃之其  
真築之不可築者乃伐之闕地取土為牆牆成而池闢始  
集工於七月之十三日訖事於十月之朔乙亥越十八日  
會流缸之旦臣善湘恭率僚吏祇拜於亭下顧瞻池中感  
麟巨介浮游而去咸得其樂若忘其曾受網罟而新沐恩  
波者是日也積陰旬餘霽色微開亭池一新臣工濟濟盡  
禮盡敬邦人環視莫不肅然而悅亦以見人心之所同欲  
也夫天下之事其弊之已久者未易以興起而徂於私情  
之切已則視公一之事不暇深顧然至於感發之機油然而  
生於觀聽之餘而數十年已失之物乃得復還於一旦之  
頃此豈威令所可及言語所可乎猗歟盛哉皆聖天子清



靜之化風俗遠於醇厚之所致也臣善湘一介無他不能  
仰副聖天子拔擢之意嘉與邦人誣誅清靜之化幸託於  
斯池以自見其拳拳報上之萬一敢再拜稽首以言來者  
繼自今歲華月埋前規後隨使斯池日新又新億萬斯年  
以對揚天子之休命則又小臣之與邦人所同欲也池之  
四維廣狹不一其西牆自北而南又折而西然後直遂皆  
立石為表巡表而計之為文囿回圍牆共一百八十八仍  
圍其曲折之形於碑陰以備他時考訂云嘉定十五年歲  
在壬午十月朔日鈞靖大夫直龍園閣知鎮江軍府兼管  
內勸農營田事節制水軍都統司諸軍賜紫金魚袋臣趙  
善湘恭書

葛洪煉丹井在縣東

丹徒縣

新豐塘在城東南三十五里元和郡縣圖志新豐湖晉大興四年晉陵內史張闓所立舊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惡穢闓創湖成灌溉之利本傳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夫田闓乃立白河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陂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粟國之大寶宜得其才以闓為大司農

官塘在城南八里下鼻塘下翼港皆在城西八里

嘉定鎮江志卷六